

## 第一章 玫瑰號在鎮江

1861年7月10日傍晚，位於京杭大運河要沖地位的江蘇省鎮江城，太陽剛剛埋入一片即將帶來暴風雨的烏雲后面，夜幕的降臨沒有減低暑溫，反而增添了悶熱。烏雲瀰漫開來，一道刺目的閃電，劃破天際，在尖銳的雷吼中照亮了混沌的長江江水，停泊在碼頭上層層疊疊的舢板駁船商船，巍然聳立的存儲江南百萬石漕糧的漕運倉房，和大清帝國氣派的江南提督府前高高的旗杆。閃電熄滅了，一切回到黑暗之中。又是一道閃電，天空崩裂，卷起一陣猛烈的大風，黃豆般大的雨點，隨之傾盆而下。在黑暗和閃電交替的間隙中，可以看到這座東南西三面環山北面臨水的城市，沿著長江開設的商家店鋪透出的閃爍燈火。

如果將時光倒流八年，作為扼漕運，鹽運，河工，造船樞紐的鎮江城，鼎盛時期的夜晚，正可謂夜火連江水，春風滿客帆，燈火之輝煌絕然比如今的夜色光亮百倍。但是過去的八年裡，鎮江城這顆大清帝國廣闊版圖上曾經的明珠，隨著帝國衰敗，漸漸褪去了光澤，就像鑲在華貴禮服上的鑽石鈕扣，一旦禮服穿舊，鈕扣也就失去風光的機會。從1853年3月那個自稱是上帝第二個兒子的廣東農村讀書人洪秀全帶領五十萬信徒佔領江寧后，十二天裡鎮江和揚州便相繼失守。在此后的四年零九個月裡，鎮江成了滿清旗兵反攻江寧的前線，在雙方反復的拉鋸戰中，關乎大清經濟命脈的運河上的漕糧北運變

得如同重病病人的呼吸，時有時斷，百年來依仗著運河長江忙碌的交通保持繁榮的鎮江城，就像突然患上缺氧症的壯漢，癱瘓不起。雪上加霜的是前一年年底，在滿清旗兵收復鎮江前夕，眼看大勢已去的洪秀全的徒眾們臨撤之際，將倉糧儲存洗劫一空，把來不及逃避的殷實商戶搜刮盡淨。劫后余生回到鎮江城的官民人等，抱著對這片土地不可割舍的感情，挖出有先見的前輩窩藏的銀子，添上朝廷的恤銀，重建家園。於是，在燒毀的老倉房的原址上，蓋起了青瓦白牆的巨大新倉；被鑿沉江底的大駁船，重新拖出江面，修補漆刷一新；曾經密佈酒樓餐館的西津渡上又飄起了魚鴨肉的香味。人們大都覺得一切都會回到日子該咋過就咋過的光景，很少有人感覺到這般低規格的榮景再現，隻是帝國衰老時的迴光返照在鎮江城的體現，也就是以年輕的西太后垂帘聽政，六歲的愛新覺羅載淳當小皇帝的同治中興的開始。

就在洪秀全的信徒們向富庶的長江下游攻城略地的時刻，以極端無知導致極端無畏的滿清中央政府，同屢屢挑戰第一次鴉片戰爭所締結的江寧條約的廣東地方政府一個德性，在與江南的洪秀全苦斗的同時，試圖以武力壓迫比自己強大的英法政府修改乃至取消江寧條約，甚至在談判未果時扣押殺害部分英法外交人員。結果是可以預期的，現任小皇帝的父親，尊貴的咸豐皇帝陛下不得不攜帶龐大的后宮眷屬逃出紫禁城，美其名曰去熱河狩獵，躲進熱河承德的行宮，死在那兒。作為皇家園林的圓明園被英法聯軍懲罰性地洗劫，再由附近的中國居民趁火打劫，夷為平地。最后，由瞭解世界大局的六皇叔恭親王主持和談，達成了比江寧條約更為吃虧的天津條約。到此為止，精疲力盡的大清帝國總算不用再一邊對付洪秀全，一邊對付西方人。同時，

以經商貿易為目的的西方列強，沒有興趣瓜分中國，同意幫助大清整理財務，結束內戰。這對於一個病入膏肓的傳了八代皇帝的蒼老帝國來說，無異是絕處逢生，可以體面地苟延殘喘。

在鎮江城世代經商的人士中確有一位獨具慧眼的頭面人物，他看到了奔騰在帝國粉牆背后的洶涌暗潮，看到了鎮江城商界既將面臨的挑戰。如何挑戰暗潮成功而不被暗潮吞沒，是這位頭面人物積極思索的課題。他就是鎮江城身兼總商會和漕船營造商會會長的景八爺。據說景八爺的祖上參與了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的航海寶船的營造，從此在造船業立足，幾代后又涉足商貨銀錢借貸，成了橫跨明清兩代的商界巨子。

今天晚上，景八爺沒有在自家佔地五十畝以景色秀麗遠近聞名的金谷園裡納涼消暑，而是來到西津渡邊最闊綽的酒樓：觀江樓。景八爺來觀江樓不是為了品嚐此樓出名的鱈魚宴，盡管圍著油膩圍裙的老板從景八爺進店后便一個勁地向八爺推薦最近剛上菜單的用鱈魚的臉腮肉做成的第二十七道鱈魚菜。景八爺來觀江樓的目的是因為它地處鎮江重要渡口西津渡的南坡上，對綿延數裡的碼頭，乃至江中的焦山江心島，一覽無余。景八爺年過五十，皮膚細膩，臉頰紅潤，蓄著焦黃的山羊胡，左右手的小手指上都套著長長的用純金制成的指甲套，保護好修得碩長的小手指甲。左手的姆指上戴著碧綠的翡翠戒指。一個仆人取下八爺的涼帽，小心地用絲絨擦拭鑲在帽沿上的玉石。另一個仆人用井水浸透的毛巾，輕輕替八爺擦臉，直到八爺搖搖手才停止。

在景八爺包下的雅房，雕鑿講究的暗紅木窗開向雨勢轉弱的夜空。雲片

在烏黑一團的盤踞中漸漸分出層次，由粗變細的雨柱將威風了一整天的暑氣掃蕩干淨。景八爺的目光越過南坡低處濕漉漉的房頂，沿著被雨水濺得微微發亮的江邊石條路基，滑向遠處黑夜中並排橫立著的三點紅色的燈火：那裡是景八爺的族侄景富生奉命向西津渡下游瞭望的地方。

不知是淋著的雨，還是被披著擋雨的草衣逼出的汗，景富生臉上挂滿水珠。他身高體壯，腰圓膀粗。可今天八爺要他站在此地，不是要用他的肌肉，而是要用他年輕的眼力瞭望等待從上海來的一位貴客。他向著長江下游的水面瞭望，等待，瞭望，聽著拍打江岸的滔滔水聲，整整一個時辰過去，每一刻都像是永久，卻什麼都沒有發生。從背後坡上的街市傳來狗吠聲，和一片雨後嘹亮的青蛙聲，仿佛都在嘲笑他徒勞的瞭望。富生隻好用不時吐痰來解悶消乏。

又過了一個時辰，富生終於看到一艘船頭挂著一排三個紅燈籠的駁船從下游緩緩駛來。富生立刻將擱在自己身後江岸石板地面上的挂著三個紅燈籠的竹架高高舉起，給在觀江樓上的景八爺和江面上的駁船同時打起信號。雨已停了，雲層正在慢慢地散開，緊隨在駁船后，受駁船的導引，出現了一艘高大嶄新的西洋三帆桅大商船，她長18丈，寬3丈，桅高10丈，乳白色的船身在星光透過雲縫的夜空裡閃閃生輝，剛油漆過的甲板上裝著形狀十分結實的舵把。二層艙裡裝的是12門后裝線膛火炮，為了防范風浪顛簸，用三條鐵鏈固定位置，為了使船顯得和藹可親，火炮都掩蔽起來，舷窗堵住，艙門蓋起，外面什麼也看不見。船首雕著海神潑塞頓手持三叉戟的半身像，船側畫著一朵飽滿的紅色玫瑰花。前桅和后桅升上半帆，主桅上挂下一串五色繽紛的信

號旗，頂端飄揚起繡有蘇格蘭國花的薊花的行徽徽幟。翹起的船尾懸挂著大英帝國的米字國旗。這就是遠東老牌貿易商行儀和洋行下屬上海分行新購的六百噸武裝商船“玫瑰號”。

“玫瑰號”內有豪華鑲銀邊的餐廳，臥室，書房，和會議廳。會議廳裡，一張鋪著綠呢的厚重的會議桌后，坐著船長沃爾夫和幫辦林泰勒。沃爾夫船長肩膀寬闊，棕色的頭發扎成馬尾，臉刮得泛青，藍眼珠異常明亮，五官輪廓清晰，讓人覺得既可怕又漂亮。他直挺挺地坐在桌旁靠背高高的黑色皮椅裡，盡管有點熱，仍然穿著藏青色的航海制服，潔淨的白色棉襪套一絲不苟地塞在擦得光亮的靴子裡。他是蘇格蘭人，自幼跟隨在遠東東印度公司運貨的叔父學藝，十分熟悉從孟買到香港的航線，后來跟著叔父一起跳槽到儀和洋行，成為儀和洋行全球二十艘航行紀錄最棒的商船船長之一。他隻會講少許粵語，對於中國官話，其他方言和書寫都一竅不通。所以他特別倚重他的幫辦。幫辦林泰勒生在澳門，是個混血兒，父親是東印度公司的葡萄牙職員，母親是澳門當地華商的女兒。因為林泰勒去英國念大學，所以他既不認為自己是葡萄牙人，也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認定自己是英國人，然而包括船上水手在內的其他人背后都叫他“葡華”或“雜種”。林泰勒精通英語，葡語，粵語，中國官話，和一點點上海話，所以在儀和洋行上海分部裡，即便他的位置在買辦以下，卻常參與一些超越他位置的商業談判，他的雄心壯志是有朝一日成為儀和洋行總部的買辦。和沃爾夫一本正經的專業穿著相反，林泰勒佩著花稍的黃底綠點領結，燙得筆挺的棉料衫的胸口和袖口都繡著花邊，棕色的皮鞋搭配米色的西服，使他纖瘦的身板顯得略壯，他具有華人的

五官，唯獨他的眼珠是透亮透亮的綠色。

從甲板上傳來了一片喧嘩，沃爾夫和林泰勒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會議廳的門被茶房打開，全身絲綢袍褂的景八爺帶著一身短打的富生笑容滿面地走了進來。按理說景八爺是見過世面的人，但是仍被眼前的富麗堂皇震撼住了。會議廳裡每一扇舷窗都用細細的鑲銀線描出窗框，窗框的頂部漆出薊花的花紋。擦得錚亮的銀質蠟燭台固定在會議桌的兩端，和繞桌一圈黑色皮椅上的銀扣釘互輝。天花板上繪著一朵巨大的紅玫瑰，玫瑰的綠葉和鋪在會議桌上的厚呢一色。

“久仰景會長大名，今天真是幸會，”林泰勒向景八爺伸出右手。八爺覺得泰勒的眼珠顏色簡直比自己左手拇指上的翡翠戒指更加碧綠欲滴。沃爾夫注意到八爺細長的金制小指甲套，聯想起火雞的爪子。

沃爾夫，林泰勒，八爺，和富生相互握手后，都坐下。富生隨即站起來，站在八爺身后，沒有人再請他坐下。

“請問兩位想喝點什麼？我們這兒有蘇格蘭的朗姆，喬治亞的白蘭地，和雪莉的白酒。”林泰勒問道。

”白酒。“

”這樣最好，”林泰勒猜想八爺的回答是為了掩蓋他不懂洋酒的酒名，便吩咐茶房：“給兩位貴客上白酒，我也是。”然后用英文問沃爾夫：“請問船長用點什麼？”

”白蘭地加冰塊。“沃爾夫向茶房說。沃爾夫知道今天的戲主演是林泰勒，自己插不上嘴。

”貴船一路到此，還順利嗎？“ 八爺問。

”我們在瀏河繳了子口稅，然後沿江而上。我們靠近北岸行駛時，碰到楊載福大人的水師，因為我們掛英國旗，楊大人確定我們沒有替長毛運軍火，便放我們通過。我們靠近南岸行駛時，碰到李世賢的水師，因為我會講廣東話，確定我們沒有替清兵運軍火，便放我們通行。我們靠中線行駛時，碰到厘金局的緝查船，因為我們是英商，所以便放我們通行。總之，該碰到的都碰到了，有驚無險。直到遇見八爺派駁船來導航到西津渡，才鬆了口氣。”

”駁船是鄙侄富生安排的。鎮江沿岸很多淺灘，貴船能順利靠岸，這是大家的運氣。所以說貴船上的貨物給官家都驗看過了？“

”官家們上船後沒有細看，因為我們送了禮。“

”這次貴船裝來多少貨？“

”印度公班土一百五十箱，每箱120斤，每箱40個“。

”太少了吧。像貴船這麼大的個子，至少可再裝十倍。如果有白皮土，喇班土，新山土，或金花土，我都要。“

”景會長，你要的可是我玫瑰號一年的份額！”

”不錯，開價吧，我洗耳恭聽。“

”公班土，出自印度帕特納，每箱120斤，每箱40個，每箱2500銀元；喇班土，出自印度貝拿勒斯，每箱120斤，每箱40個，每箱2320銀元；白皮土，出自印度麻窪，每箱100斤，每箱160到200個，每箱1350元；金花土，出自土耳其，每箱100斤，每箱160到200個，每箱1200元。按照此價，玫瑰號這次的貨共值375000銀元，以一銀元合0.72銀兩來換算，就是270000兩

銀子。會長，你有興趣嗎？”

”林幫辦如此干練，難怪貴行生意興隆“，景八爺夸道。他很佩服林泰勒對鴉片行情的熟悉和誠實，林報的價格和自己打聽來的行情基本吻合或略低。景八爺不知這是儀和洋行的規矩：一切按市面行情統一開價，幫辦買辦無權隨意變價。

這時，茶房給每個人端來酒飲。富生喝了一口，頓失笑容，被八爺瞪了一眼。

”景會長，我正在等待你的回答，你對玫瑰號這趟的貨有興趣嗎？”

”照你的價，我都要。”

”太好了，我們該開香檳酒慶賀。”沃爾夫聽完林泰勒的翻譯，高興地說。林泰勒把沃爾夫的話翻成中文。

”不忙，”景八爺想到又要喝什麼怪味的東西，暗暗叫苦。“難道貴船打算空船回上海？我們還沒談貴船到鄙地要辦點什麼貨呢。”

“茶葉，生絲，棉花。我們有興趣，如果價錢公道的話。”

“安徽茶葉每斤14兩銀子，湖州生絲每斤二兩八錢銀子，河南棉花每斤四百文。一兩銀子合兩千文。還有江西大米，每擔二兩九錢銀子。”

林泰勒轉動綠眼珠，快速地把文，兩，斤，擔在腦中換算成磅和鎊，再和市價作對比，覺得除了米價合理外，其他都須殺價，而大米並不在自己購物單上。

”茶葉每斤9兩銀子，我要500斤。”林泰勒開始還價。

”太低了。每斤13兩，至少800斤。”

”不，每斤10兩，依你800斤。“

”每斤12兩，1000斤，如何？“

”11兩，依你1000斤。“

”11兩五錢，2000斤。“

”好吧，成交。你必須把茶葉打包成50磅一包，每磅合14兩4錢，謝謝。”

”一切照辦。生絲和棉花也同樣打包嗎？“

”慢點。生絲和棉花的價錢都太貴了。生絲每斤二兩銀子。“

”林幫辦，你壓得太低了，這可是最好的線經絲，每斤二兩七錢銀子，如何？“

”不，每斤二兩二錢銀子。“

”太離譜了。每斤二兩六，至少2000斤。“

”每斤二兩三，依你2000斤。“

”不行，每斤二兩五。“

”二兩三，5000斤。“

”成交。“ 景八爺問：“棉花呢？”

”是有籽棉，還是去籽皮棉，還是彈熟的花絨？“

”去籽皮棉。“

”每斤三百二十文。“

”林幫辦，這個價錢我連運費都要賠上了。看在今天我們第一次見面的份上，我咬咬牙，每斤三百八十文，至少5000斤。“

”我也看在我們今天第一次見面的份上，5000斤，每斤三百三十文。”

”這可是上好的去籽皮棉，下一季要過了秋收以后才到。算了，每斤三百七十文，如何？”

”每斤三百五十文，我要20000斤。不要再還價了。”

”每斤三百五十五文。你也不要再還價了。”

”成交。請把生絲和棉花都打包成50磅一包，謝謝。”

”大米呢？”

因為大米並不在玫瑰號原先的購貨單上，林泰勒用英語詢問沃爾夫：

“船長，他們要賣大米給我們，價錢不錯，該不該收一點？”

”英國不需要大米。不過，聽威廉大班說過，最近上海因戰爭的關係，米價上漲。我以一個基尼打賭，收購大米，一定會賺。”

”景會長，鎮江本來是糧食轉運地，或許因為戰爭，轉運不靈，糧食儲存日久，恐怕會變質，我們船長願意幫你忙。價錢上再讓一點，每擔二兩二錢。”

”林幫辦，這是江西的新米，我打聽過，上海的行情是每擔至少三兩銀子，貴號是英商，根據條約，隻要付值百兩抽二兩五錢的子口稅。”

”錯了，是洋貨隻付子口稅。江西大米不是洋貨，沒有如此優惠。大米照樣要付厘金稅，除非是給官軍辦的軍糧。”

”那麼每擔二兩七，至少500擔。”

”不，二兩四。”

”二兩五，1000擔。”

”成交。大米不用打包成50磅一包，謝謝。”

經過棋逢對手的討價還價，公班土鴉片，生絲，茶葉，棉花，和大米全部達成交易。運來18000斤鴉片的“玫瑰號”，將運走2000斤茶葉，5000斤生絲，20000斤棉花，1000擔大米，和225000兩盈餘的銀子。

”太棒了！我愛你們！”沃爾夫聽完林泰勒總結的交易結果，手舞足蹈地高呼，熱烈擁抱景八爺和富生。

接下來要做的是雙方根據出貨單在甲板上驗貨。

此時已過午夜子時，昨晚的雷暴雨早就銷聲匿跡。一道彎彎的舊月從波瀾不驚的江面水平錢上慢吞吞地爬起，將鑲在墨藍天幕上的群星遮去閃爍。漲潮的揚子江水，單調而富於生機，嘩嘩地撫摸著江岸。停在岸邊的“玫瑰號”被漲起的江水抬得更高，那條導航的駁船像母馬身邊的馬駒，偎依在近旁。

甲板上熱鬧非凡，籠燭高舉，燈火通明。富生和一個叫艾倫的愛爾蘭水手，一人一邊，手提著一個柳條箱從船艙下走上甲板，穿過圍觀的水手和富生手下的苦力，將柳條箱輕鬆地放在兩架燃著碗口來粗的白蠟燭的燈籠底下。

”請驗看火漆印章，“幫辦向八爺說。景八爺聞到艾倫一嘴酒氣，心想這幫水手一靠岸，沒等放工，便喝開了，真是要不得。林泰勒也不喜歡甲板上亂哄哄的，來了這麼多陌生人。不過，他不想多嘴，因為水手們隻聽沃爾夫的。

蓋在柳條箱上巴掌來大的火漆印章，是鴉片從原產地印度帕特納輸入中國的重要憑証。印章是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發明的，盡管東印度公司已被解除壟斷鴉片貿易的特權，它所創立的買賣規矩大家還是認定照辦。印章上的圖

案是一頭張牙舞爪的老虎和一頭威風凜凜的長毛獅子擁抱在一起，像征孟加拉和不列顛的共同生命體。

景八爺親自拿著燈籠反復驗看紅色的火漆印章后，向富生示意打開柳條箱。富生用手扳開纏住箱蓋的鐵絲，取出一塊黑黑的園餅。八爺抽過臉來，聞到一股強烈的陳尿味，用戴金指甲套的小手指慢慢地插入園餅，再慢慢地抽出，伸舌舔了指甲套帶出的黑色東西，確定園餅表面脆而干糙，裡面柔軟粘滑，味很苦，滿意地點點頭。

沃爾夫這才明白景八爺的火雞爪子，套在小手指上的金指甲套，可以派這等用場。

與此同時，一群看來是富生手下的人把裝在麻袋裡的茶葉，生絲，棉花，和大米，在艾倫的導引下，扛到甲板上照明通亮的地方，一一擺開。景八爺，富生，沃爾夫，林泰勒，和艾倫圍住麻袋，站成一圈，他們的外面圍著水手，茶房，苦力。。。。。。氣氛高漲，大家都知道，最后一道驗貨完成后，“玫瑰號“同鎮江商會的這次交易圓滿結束，那就意味著水手們上岸放假，苦力們發放工錢，茶房們領賞。就在這個時候，誰也沒有料到，一個腔調很怪的中國官話聲從圍觀的人群中響起：

”英商玫瑰號無証到西津渡經商，違反天津條約第47款和長江各口岸通商暫行章程第3款。“

“誰？出來！”林幫辦越過圍觀的人群，向聲音的來處望去。

”我，大清江海關總稅務司屬下法務代表喬治高易。“一個頭戴水晶頂官帽，身穿藍底白鷗五品官服的年輕洋人，擠出人群。然后，他用純正的蘇格

蘭口音的英語向沃爾夫說：“我已跟蹤你們七天了，貴船開得太快，我跟不上。現在請閣下配合，交出貴船的出貨單。”

DRAFT

DRAFT